

从武义延福寺斗拱看中国宋元建筑美学

林友桂

从宋元到明，中国建筑的特征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突变，用梁思成的话来说：“仿佛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然改变了匠师们的头脑，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全然不同于过去的比例观。”（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样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中国建筑的一个主要部件：斗拱的变化上。斗拱是中国木构架建筑结构的关键性部件，大概远至秦汉时期其形制就已完备，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整体设计就是挪用了宋元斗拱的总体轮廓。本文主要探讨斗拱的变化给建筑美学带来的影响。

目前浙江仅留下三座元代建筑，其中两座在金华：天宁寺和延福寺。延福寺位于武义县桃溪镇，这里四面皆山，镇中有许多溪流日夜奔腾不息，至今还保留着六十多座明清大院，其中大多数木雕、砖雕、石雕十分精美。

延福寺中的大雄宝殿建于公元1317年，距今差不多七百年了。七十五年前，梁思成和林徽因到了这里，他们俩花了好几天测绘了大殿及各种构件的尺寸，梁思成后来在他的书中多次提及这座寺院，他极称赞大殿斗拱，“此斗拱全部形制特殊，多不合历来传统方式，实为罕见之孤例”（梁思成《中国建筑史》）。不过梁思成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以及人力缺乏等原因，无法将工作伸展到每个角落，后来的数十年间，许多研究者在南方地区陆续发现了类似于延福寺斗拱的结构。比如梁思成认为阑额之上不施普拍枋，为元以后所不多见，但20世纪60年代陈从周考证，这样的情况在元代南方的建筑中还是比较普通的。还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处于偏僻乡间的这座大雄宝殿，当时的工匠与造下皇宫大庙的那些工匠采用了不同的手法，相对于发达都市中的匠人，这些乡间的手艺人或许保存了更多的前朝技艺。陈从周也在文章中写到：浙江武义县延福寺大殿是江南已发现的元代建筑中建造年代最早的，结构亦最完整的，是研究宋到明建筑发展过渡的实例。同时它也与北方的元代建筑又有若干不同的地方，保存了比元代更老的做法。

这座大殿保存到现在实属不易，寺中的石碑记载：在明代，“官兵往复，毁宇为薪，存者无几”，可见

在大兵们眼中，斗拱也好，梁柱也好，只不过是一把取暖或烧饭的柴火。幸亏大殿太高，上面的斗拱很难取到，破坏终于无法可施。到了解放后，距离梁思成来后只二十年，延福寺由于寺僧出走，人气缺乏，大殿在风雨和虫害的侵蚀下摇摇欲坠，因此那时西边的梁柱上拄了十几根木头防止它的倒塌。“文革”期间，寺院被生产队占用，山门里养了许多猪，厢房则变为了蚕房，而金刚殿则专门用来焚烧草木灰。解放后的五十余年间，大殿共大修了三回，这样的密集整修在历史上恐怕是少有的，大概是信仰的缺失，改变了木头建筑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使得一个建筑生命迅速走向它的暮年。

不过这座佛殿还是幸运的，1999年，浙江省的文物专家黄滋等人来到这里，他们花了三年时间，对这座古建的每一根木头进行了修复。黄滋还把这一过程写成了一篇学术论文《元代古刹延福寺及其大殿的维修对策》（《东南文化》2002年第9期）。这次修复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比如大殿梭柱的更换就很值得我们深思：殿中一共有16根大柱，其中的5根柱子遭到白蚁的侵蚀已经无法通过挖补的方法来维持，人们更换时不仅考虑到了柱子的大小和体积，还考虑到了柱子的树种，五根柱子有三种材质：杉树、柏树与榿树，这次换上的新柱子同样采用了这三种木材，而且每根柱子都和原来的材质一样——在旁人看来或许这是多此一举，因为既然柱子已经以旧换新，原来的历史信息已被更替，材质的不同在一般人看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但试想一座建筑活了七百年，它的每一个局部都因为受力的不同而形成了一种与张力一致的和谐，如果换上硬度和韧度不同的材料，就会彻底破坏这种和谐，虽然在若干年内，这种不和谐不会体现出来，但再过百年乃至数百年，一些细微的差别就会被岁月放大，将直接导致整座建筑的倾颓。在古建大修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现代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说宋元留下的许多建筑有一种非常奇妙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往往不仅冬暖夏凉而且非常洁净，鸟雀不来做窝，连夏天都不进蚊子，梁上也少见灰尘，从来不用擦拭，延福寺大殿就具有这样的特点。究其原因，可能

是由于斗拱部分造成了内部空间和外部空间的直接相连,由于日夜的温差关系,造成了空气的对流,或许正是这种长时间的连绵不断的气流使得尘埃无法积聚,同时也使得飞虫受气流的摆布而无法在空中自由飞翔——这种借助于建筑自身的功能来清洁自身的结构,既节约人力物力,又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好的影响。作出以上的推测是有实物可以佐证的,在离延福寺六十多公里远的金华城里,有一座比延福寺大殿仅晚一年建造的元代建筑——天宁寺大殿,后者的体量比前者大,斗拱结构相似,然而在经历了近年的大修之后,特别是用石灰和砖头封闭了斗拱之间的空隙后,人们发现建筑的性质变了,大殿自身驱逐鸟雀、蚊子的优点消失了。

与当下人们的认识有点出入的是:延福寺大殿的雕刻并不多,在非常繁复的斗拱结构中,只见到部分有着很简单的装饰线条,几乎没见着什么花花草草的纹饰,这正是时代的特征。中国建筑在宋元之前,斗拱是建筑上部的主体,整个屋顶是完全依靠斗拱来支撑的,由于木头材料具备一定的韧性,这样一来,屋顶就如架在了弹簧上,即便遇上级别高点的地震也不会受到大的损害。最为关键的是,这样的结构带来一种异常庄严的美感,这种美感是后世的雕梁画栋类建筑完全无法企及的。明清以后,斗拱被大大简化甚至弃之不用,横梁加粗以直接承重,而许多不起承重作用的雕花部件被当作饰品用在了建筑中,这样的变化造成了人们的审美转移。

建筑审美变化的历史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的特点到底是什么?其区别于他国文化,在一些细节上到底体现为什么?中国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其中国特征已经不那么明显,武术变得如同杂技,书画过分重视光影,建筑则日趋单调统一,中医差不多已被西医取代……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很难找到中国文化本来的模样。不过静下心来观照,可见丝缕光芒依然在这些门类中闪烁着。比如形意拳,这种拳术模仿十二生肖也即动物的动作,相比于电视节目中的武术表演,动作可谓非常“难看”,但形意拳却能将人体的功能潜力发挥到极致,练这种拳的人看上去弱不禁风,但一交上手,力便“无中生有”,究其原因,正因其心意和形体间的高度融合。意、力和形三者相合,其实也正是宋元以前的建筑特征,自汉唐到宋元,中国的文明正是最灿烂的时候,那时候建筑中的每一条木头都承受着力量,每一个部件都和建筑的整体生命息息相关,这带来了双重

的效用:一方面,在重力作用下,建筑本身的每一处都因为参与承重,整体的线条呈现出一种恢弘壮阔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建筑的庄重性质延伸出去的美学让人也有一种生命的庄重感。“空翔地涌,粲然复兴”,这是1317年延福寺重建时留在碑上的记载,从这几个字的底里即可见到人们对一座小寺院诞生的惊喜,也可看到那个时代社会的和谐程度,他们的内心正如那些榫卯连接在一起的构件,无一钉一线之牵连,却能如泰山般安稳。

除了建筑自身的意、力、形的浑然一体,中国古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那就是它坐落处的风水。延福寺面对的“案山”,岗峦起伏俊美,而“靠山”则呈太师椅式环抱状,地下水资源丰富,寺中有一口涧井常年不竭。寺院附近则有两座形状苍古的桥梁以及众多高大的古木与之呼应,再加上桃溪镇上的那些古建,使得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一种天地壮阔之感。因此有人质疑古建移动保护割裂了建筑原有的环境,其论点在这里很容易得到印证。

总之,延福寺大殿作为元代南方建筑的杰出代表,它给我们这样的美学启示:

1. 中华文明强调天、地、人的融洽关系,斗拱的不加封闭不仅仅有连通空间、清洁梁架的作用,这其实体现了中国木结构建筑物作为一个生命体的美学特征,斗拱的通透象征了一座屹立在天地之间的建筑通畅呼吸的可能。中国风水知识在现代的解释层面上实质提供给我们这样的借鉴意义:中国的传统功用框架和中国的传统美学框架在它最为深邃的地方其实是相通的。

2. 起承重作用的斗拱和梁架,使得整座建筑线条和体积上的美感不仅仅决定于当年工艺高超的匠师,同时取决于漫长的时间历程带来的再创作——因此我们也可以称宋元风格的建筑不仅仅是空间的艺术,它同时也是“时间的艺术”,正因为那个时期建筑的每个部件都参与了承重,在时间流逝中,这些部件慢慢地因为受重力作用而弯曲、变形,尽管这种变化可能是很细微的,但因为整体都处在重力场中,各种部件又依照力的关系相互牵制,这样就使得一些原本或许不怎么和谐的因素逐渐和谐起来,最终谱成了后人唯能恭敬倾听的优美旋律。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